



寥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甯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迷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感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幸福的模样



冬天的早上起床是件难事儿。被窝里绵软的温暖,和室外凛冽的寒冷,体感差距实在考验人心。特别是清晨睁眼,窗外黑夜般的昏暗,让人错觉时间还早,然而远处各种声音,提示到了起床时刻。摸手机看时间,心里无数次鼓气,挨到无路可退,才狠心掀被、快速穿衣,尽量减少体表热量散发。

没有比冬天更盼望周末的季节。即使查房也可以睡懒觉晚去,虽然人到中年睡眠减少,自然醒来可以眠床很是安逸。8点过后才往医院走,天色明亮看着至少像去上白班,不像平日里天天麻麻亮出发,一时迷惑以为上夜班。

医生的学术会很讨厌,都安排在稀罕的周末,不像其它会议用上班时间。好像医生学习接的是私活,不能正大光明请假,只能利用休息时间。当然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,医学发展快,疾病发展更快,医生总有学不完的知识,依然用时方恨少。

前不久的周末,参加本市一次学术会。那天难得冬日晴朗,会场在某酒店,出租车刚开不到百米,司机率先发现路边有坠楼者,减慢车速通过,一具铺着单子已经逝去

的生命,平平的窄窄的静静躺在冰凉地面,冬日里太早,所有围观者寥寥无几,一台空调外机悬挂半空,想是那血肉之躯坠落时撞击所致,既怜悯生命逝去前的痛苦,也庆幸没有伤及无辜。

到目的地下车,酒店前喜气洋洋,停着几辆鲜花装饰的婚车,几幅巨幅海报排列,两个年轻人山盟海誓拥抱,岁月如此美好。一样的阳光下,有人欢喜有人哀伤,人在世间行,看周遭如戏,悲欢离合,还是少一点执念,少一点忧愁,不为难自己才好。

这次学术会内容是关于血液科疾病。我不是血液专科医生,和大部分县级医院一样,我们医院也没有血液科。原因很简单,糖尿、高血压这些大众疾病,发病率高达10%、20%以上,而血液科即使常见的白血病、淋巴瘤,它们的发病率是以“10万分之”计,属于小众疾病,数百万人口的城市,病人数量不过几百人。

而且血液科疾病诊断复杂、治疗困难、价格昂贵,基层医院根本不可能开展。对于我们这种综合科室,学习目的不是拿下

它们,而是发现它们,在众多混乱的症状中,剥开伪装的外衣,让它们端倪初现便及时送到专科医生手里。说白了,我们负责侦察,抓捕和剿灭的本事欠缺。

很多年前日本电视连续剧《血疑》,赚足我们年少时的泪。幸子有光夫最热烈的爱,有养父和生父最先进的治疗,还是没能战胜可怕的白血病,凄美而幸福地死在爱人怀里。虽然医学不断进步,白血病的疗效不断提高,但是在积极治疗的情况下,依然只有部分患者能够治愈,大部分患者以5年生存率计算。

成年人学习没有考试压力,过于专业、尖端部分听不懂时,便看手机。朋友圈里一则:“12岁女儿抗白5年又复发,为什么不放过她”的轻松筹,映入眼帘。12岁小女孩5年前确诊白血病,在花光家中所有积蓄30万元和借款10万元后,病情再度复发,骨髓移植费用高达50万元,不忍放手的父母选择网上筹款,然而时至今日,我再次翻开这则轻松筹,也不过区区万余元,离目标值45万不过杯水车薪。

那天讲台上的教授,分享一种新药,大约2万元左右一支。这些天价的治疗方案,阻挡了太多普通家庭,有时候不是缺少治疗手段,而是缺少获取这些治疗的手段。人生从来都不平等,在疾病面前同样如此,有些希望摆在那里,却如同隔着柜台玻璃的珠宝,不属于贫穷的人。

几十年前盘尼西林(青霉素)价格昂贵,疗效神奇,是医学史上巨大进步,普及后造福万千民众。但是细菌不断升级,青霉素普遍耐药,各种新型抗生素层出不穷。医学的终极目标是要战胜疾病,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人类疲于应付各种疾病。

参加学术会,羡慕讲台上的专家教授,但是看出租车司机辛苦,想总比他好吧;看生病的小女孩,想总比她健康吧;看海报上的一对新人,想年轻时也曾经历;看那个坠楼者,庆幸活着真好。

世上平凡者众,精英者少。有不甘平凡的努力,有安于现状的闲散,方构成这芸芸众生的世间万态。幸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感觉:自由、舒适、满足、健康、有情爱、有目标、有希望……与拥有多少名望、财富、地位并不完全成正比。

比如赵医生,基层医院小医生一枚,现在穿着厚实的棉睡衣,吃着零食、烤着火写文章,就满是幸福的模样。

我的小学

□陈自川

幼儿园没有读过,第一天到学校,不想去。跟妈妈说,我给你们煮饭,收工回来就吃,多好呀!妈妈扛着锄头,站在地坝里,态度很坚决:不得行,要关进“牛圈”,免得到处作孽。姐姐们拖着我进了“牛圈”,就是陈家沟小学。

从家里到学校,不是很远。路过学儿婆叔门前,看到他们吃早饭,就问,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红苕,于是,满娘给我盛了一碗,“你硬是个好吃婆哟!”

前面就是吊井,深三丈三,一个队全部在此扯水煮饭。对门坡下面是代家,代家有两棵桃树长在悬崖上,成熟的桃子,又大又甜,望得流口水,六七丈高,伸手摸不到,竹篙打不到,只有用石头飞打,运气好能打落一两个,捡起,飞跑。七队云哥哥到邻村去干活,正好相遇,便教训:川娃子,下次不能打人家的桃子,那个要卖钱,下次再打,叫田满满收拾你。我只好答应,没有下次。说完话,我便得意地啃桃子,桃子上的灰都来不及

抹。

三年级,读书不怎么认真,搞坏事倒有些名堂。上厕所方便完了,就把厕所里的三个尿桶全部倒掉。有人说,你娃儿要遭,这是某个老师的,别个要淋菜。果不其然,正在上课的我,被揪了出去。老师罚我站,我说,不要罚嘛,一个人站在这儿,人家都来看我的笑话,不如我到厕所,指挥他们都尿到桶里。老师说,你是不是满了又倒?如果再倒,叫你老汉儿到学校来。下课了,我就守在厕所,叫同学们尿到桶里。还没有出厕所,有人就叫我“陈所长”。我问,什么所长?答道:厕所长。同学们哈哈大笑。

那个时候读书,无忧无虑,从没有想过长大后要怎样,可是,老师依然对我们严格要求。下午放学后,语文老师要求背一篇作文才能回家,蚊子多,天又热,背半天背不熟。等我扯扯笨笨地背了,是第一个。天已黑,在教室外面等,小娟、小琼、玉儿都没有背,要等到她们一

起回家。几里路,一个人没有那个胆子单独回去。老师说,你等到什么时候才回去,那些人还早着呢,不要在教室外边,影响同学。没有办法,提着胆子,高一步浅一脚,在心中默念不要怕,往家走。还没到柏路子,看到路边站着一个人,顿时,心都提到嗓子眼上,往前走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,那个人就站在那儿。不知呆立到什么时候,直到小娟、玉儿她们背完书回家,把如同一根木头杵在那里的我一巴掌拍醒。我给她们说了当时的情形,小娟说,一个男娃儿还怕鬼,真是活见鬼哟。第二天,她们就叫我“活见鬼”。

四年级下学期,长文老师叫我在家里带十斤筋扎给他。这已是长文老师说第三次,早给爸说过的,爸不同意。那筋扎卖一元多钱一斤,修房子用这个粉刷墙壁。爸当然舍不得,我们一家还有四个学生在读书。我只好背着爸爸,把造纸过后的筋扎一点一点藏起来,积了差不多十斤,才在一个下午提着到学校去。到油房里七队那儿,来了六七条土狗追着我狂吠,我把筋扎丢到河里就跑。到学校,老师问我,筋扎呢?我说,筋扎掉到河里了。老师不相信,少扯谎,我知道你老汉是茅厕里的石头。我说,你这么说,我就是小石头,可我真的没有

扯谎,不信到七队那儿去看。很多同学都听到我与老师的对话,有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去,真把筋扎找了回来。打湿了的筋扎,很重,一个人提不起,两个人抬着走。到学校,他们都叫我“小石头”。

小学五年,同学们叫了我不少名字,但真名只有一个。一二年级不知所云,三四年级梦里雾里,五年级一晃而过。课外书没有读几本,以至于上初中有个姓冯的同学,不知道怎么念其姓。五年级经常补课,中午不回家,那时姐姐们在回龙读初中,亮娃经常给我带午饭。同桌的女生,夏天穿超短裙,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多么美艳,如天边的白云,时不时的抬头瞄一眼。走得最远的是回龙街上,开江县城都没有去过,还是高中考到县中,才知道县城是个什么样,那时才明白城里和乡不一样。或许天生不是读书的料,别人一遍两遍就能学会,我非要学三四遍,有点笨有点傻,就是这种乌龟的速度,到高中时跑到了那些兔子的前面。

小学毕业照相那天,至今还记得,只是毕业照早已不知所踪,能记得的同学也没有几个。三十年了,那些情节时不时走进梦里,想起那些事那条路那个时代。偶尔回老家,路过我的小学,学校已不再是学校,卖给了私人,那些教室变成了养牛场,心里凉凉的。